

本足
蘇子由全集

大東
書
目
行

蘇子由樂城應詔集

卷一 進論五首

夏論

聖人之道，苟可以安於天下，不求夫爲異也。堯舜傳之賢，而禹傳之子，天下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，而後授之其子孫也。夫聖人之於天下，不從其所安，而爲之，而求異，夫天下之人，何其用心之淺耶？

昔者湯有伊尹，武王有周公，而周公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也。湯之太甲，武之成王，皆可以爲天下，而湯不以予其臣，武王不以予其弟，誠以爲其子之才，不至於亂天下者，則無事乎授之他人，而以爲異也。而天下之人，何獨疑夫禹哉？今夫人之愛其子，是天下之通義也，有得焉，而思以予其子孫，人情之所皆然也。聖人以是爲不可易，故從而聽之，使之父子相繼，而無相亂。以至於堯舜舉天下而授之舜，舜得堯之天下，而又授之禹，舉天下而授之人，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，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。天下後世之所不能，而聖人獨爲之，豈以爲異哉？天下之人不能皆賢，而有異人焉，爲異而震之，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，故夫堯舜之傳賢者，是不得已而然也。使堯之丹朱，舜之商均，僅可以守天下，而堯肯傳之舜，舜肯傳之禹，以爲異而疑天下哉？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，非以益爲不足受也，使口口口口有禹，子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。何者？啓足以爲天下故也。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，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。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。

昔者嘗聞之魯人之法，贖人者受金於府子，貢贖人而不受賞，夫子嘆曰：「嗟夫！使魯之不復贖人者，賜也。」夫贖人而不以爲功，此君子之已以異於衆人者，而其弊乃至於不贖，是故聖人不喜夫異，以其有時而窮也。

閔子終三年之喪，見於夫子，援琴而歌，戚戚而不樂作，而曰：「先王制禮，弗敢過也。」子夏終三年之喪，見於夫子，取琴而鼓之，其樂侃侃然作，而曰：「先王制禮，不敢不及也。」而夫子皆作爲賢。由此觀之，聖人之行，豈永勝夫天下之人哉？亦有所守而已矣。

商論

商之有天下者，三十世；而周之世，三十有七。商之既衰，而復興者五王；而周之既衰，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。夫商之多賢君，宜若其世之過於周；周之賢君，不如商之多，而其久於商者，乃數百歲，其故何也？蓋周公之治天下，務以文章繁縟之禮，和柔馴擾天下剛強之民，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，貴老而慈幼，使民之父子相愛，兄弟相悅，以無犯上難制之氣，行其至柔之道，以揉天下之戾心，而去其剛毅勇果之政，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，京師不振，卒於廢爲至弱之國。何者？優柔和易之道，可以爲久，而不可以爲強也。

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，不可復見矣。竊常求之於詩書之間，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，書之委曲而繁重者，舉皆周也；而商人之詩，駢發而嚴厲，其書簡潔而明肅，以爲商人之風俗，蓋在乎此矣。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，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，然至於其敗也，一散而不可復止。故夫物之強者，易以折，而柔忍者可以久存；柔者可以久存，而常困於不勝，強者易以折，而其末也，乃可以有所立。且此非聖人之罪也，物莫不有所短，方其盛也，長用而短伏；及其衰也，長伏而短見。夫聖人惟能就其所長而用之也，是故當其盛時，天下惟其長之知，而不知其短之所在；及其後世用之不當，其長日以消亡，而短日出，故夫能久者，常不能強，能以自奮者，常不能久。此商之所以不長，而周之所以不振也。

嗚呼！聖人之於天下，亦有所就而已。蓋不能使之無弊也，使之能久而不能強，能以自奮而不能以及遠，此

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也。故太公封於齊，尊賢而尚功。周公曰：「後世必有篡奪之臣。」周公治魯，親親而尊尊。太公曰：「後世寢衰矣。」夫尊賢尚功，則近於強；親親尊尊，則近於弱。終之齊有田氏之禍，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。蓋商之政近於齊，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，其所以治魯也。故齊強而魯弱，魯未亡而齊亡也。

周論

傳云：「夏之政尚忠，商之政尚質，周之政尚文。」而仲尼亦云：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。」予讀詩書，歷觀唐虞，至於夏商，蓋嘗以爲自生民以來，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。文之爲言，猶曰：「萬物各得其理云爾。」父子君臣之間，兄弟夫婦之際，此文之所由起也。

昔者生民之初，父子無義，君臣無禮，兄弟不相愛，夫婦不相保，天下紛然而淆亂，忿鬪而相苦，文理不著，而人倫不明，生不相養，死不相葬，天下之人，舉皆戚然有所不寧於其心，然後反而求其所安。屬其父子，而列其君臣，聯其兄弟，而正其夫婦，至於虞夏之世，乃益去其鄙野之制，然猶以天子之尊，而飯土塹，啜土鏹，土階三尺，茅茨而不翦。至於周而後大備，其粗始於父子之際，而其精布於天下，其用甚廣而無窮。蓋其當時，莫不自以爲文於前世，而其後之人，乃更以爲質也。是故祭祀之禮，陳其簋豆，列其鼎俎，備其醪醴，俯伏以薦，思其飲食，醉飽之樂，而不可見也。於是簠用蠶，藉用白茅，既沃而莫之見，以爲神之縮之也。體魄降於地，魂氣升於天，恍惚誕謾，而不知其所由，虞聲音氣臭之類，恐不能得當也。於是終祭於屋徧，繹祭於祊，以爲人子之心，無所不至也。薦之以滋味，重之以膾炙，恐鬼神之不屑也。薦之以血毛，重之以體薦，恐父祖之不吾安也。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，先大羹而飽庶羞，以爲不敢忘禮，亦不敢忘愛也。丁寧反復，優游而不忍去，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，而人子之心，亦可以少安矣。故凡世之所謂文者，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，而人之所安者，事之所當然也。仲尼區區於衰周之

未收先王之遺文，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，至於毫釐纖悉，蓋以爲王道之盛，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。及周之亡，天下入壞，強凌弱，衆暴寡，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。

夫自唐虞以至於商，漸而入於文，至周而文極於天下。當唐虞夏商之世，蓋將求周之文，而其勢有所未至，非有所謂質與忠也。自周而下，天下習於文，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，此其勢然也。今夫冠婚喪祭，而不爲之禮，墓祭而不廟，室祭而無所，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，而曰「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」，夫唐虞夏商之質，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，非所以爲法也。

六國論

嘗讀六國世家，竊怪天下之諸侯，以五倍之地，十倍之衆，發憤西向，以攻山西千里之秦，而不免於滅亡，常爲之深思遠慮，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。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，慮患之疎，而見利之淺，且不知天下之勢也。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，不在齊楚燕趙也，而在韓魏；秦之有韓魏，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。韓魏塞秦之衝，而蔽山東之諸侯，故夫天下之所重者，莫如韓魏也。

昔者范雎用於秦，而收韓；商鞅用於秦，而收魏。昭王未得韓魏之心，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，而范雎以爲憂，然則秦之所忌者，可以見矣。秦之用兵於燕趙，秦之危事也；越韓過魏，而攻人之國都，燕趙拒之於前，而韓魏乘之於後，此危道也，而秦之攻燕趙，未嘗有韓魏之憂，則韓魏之附秦，故也。

夫韓魏諸侯之障，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，此豈知天下之勢邪？委區區之韓魏，以當強虎狼之秦，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？韓魏折而入於秦，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，而使天下徧受其禍。夫韓魏不能獨當秦，而天下之諸侯，藉之以蔽其西，故莫如厚韓親魏，以擯秦。秦人不敢逾韓魏，以窺齊楚燕趙之國，而齊楚燕趙之國，

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。以四無事之國，佐當寇之韓魏，使韓魏無東顧之憂，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，以二國委秦，而四國休息於內，以陰助其急，若此，可以應夫無窮。彼秦者，將何爲哉？

不知出此，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，背盟敗約，以自相屠滅。秦兵未出，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。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，可不悲哉！

秦論

秦人居諸侯之地，而有萬乘之志，侵辱六國，斬伐天下，不數十年之間，而得志於海內。至其後世，再傳而遂亡。劉季起於匹夫，斬艾豪傑，蹶秦誅楚，以有天下，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。蓋秦漢之事，其所以取者不同，而之所以取之者，無以相遠也。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，率天下蜂起之兵，西嚮以攻秦，無一城之聚，一夫之衆，驅罷弊適戍之人，以求所非望，得之則生，失之則死，以匹夫而圖天下，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。是以圖萬死求一生，而不顧。今秦擁千里之地，而棄累世之業，雖閉關而守之，畜威養兵，拊循士民，而諸侯誰敢謀秦？觀天下之釁，而後出兵，以乘其弊，天下夫誰敢抗？而惠文武昭之君，乃以萬乘之資，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，疾戰而不顧其後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，而亦能以亡之也。

夫劉項之勢，天下皆非吾有，起於草莽之中，因亂而爭之，故雖馳天下之人，以爭一旦之命，而民猶有待於戡定，以息肩於此。故以疾獸定天下，天下旣安，而下無背叛之志。若夫六國之際，諸侯各有分地，而秦乃欲以力征，彊服四海，不愛先王之遺黎，第爲子孫之謀，而竭其力以爭隣國之利，六國雖滅，而秦民之心已散矣。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，匹夫特起之勢，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，以求其不失者也。

昔者嘗聞之：「周人之興，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；文武之際，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然商之諸侯，猶有所未服；

紂之衆，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。故以文武之賢，退而修德，以待其自潰。誠以爲，后稷、公劉、太王、王季，勤勞不懈，而後能至於此，故其發之不可輕，而用之有時也。嗟夫！秦人舉累世之資，一用而不復惜，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，而尚欲求以爲國，亦已惑矣！

卷二 進論六首

漢論

古之聖人，制爲君臣之分，天子以其一身，立乎天下之上，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；天下之人，奇才壯士，爭出其力，自盡於天子之下，而無以逃遁，此二者，何爲如此也？天下之事，固其賢者爲之也。仁人君子，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，而無所不成；武夫猛士，竭其力以尊天下之暴亂，而無所不定。此其類，非不智且勇也。然而不得其君，則其心常鯁鯁然，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，功成事立，缺然反顧，而莫之能受，是以天下之賢才，其才雖足以取之，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，利其有以受之也。

蓋古之人，君收天下之英雄，而不失其心，故天下皆爭歸之；而英雄之士，因其君之資，以用力於天下，功成求得，而不敢爲背叛之操，故上下相守，而可以至於無窮。惟其君臣相戾，而不能以相用，君以爲無事乎其臣，臣以爲無事乎其君，君無所用，以至於天下之不親；臣無以用之，以至於惴惴而無所底處，而天下始大亂矣。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，天下之人，皆人臣也，而誰能以相從？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，是以雖其比肩之人，而莫敢撓；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，則以爲天下之畏我，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。故或狃天下之畏己，而反以求去其君；其君既去，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爲變哉？

昔者西漢之衰，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，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，方其執之而未取也，天下不知其將取之，是

以俛首而奉其所爲；何者？天下之心，猶以爲漢役之也。至於天下在莽，而其英雄之士，遂起而共攻之，不數年而莽以大敗。何者？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。

其後東漢之亂，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，曹操出之，以爲帝王；當是之時，天下已無漢矣，而唯曹氏之爲聽；然天下之英雄，猶以爲名，皆起而爭之，終曹公之身，而不能以自安，猶幸其當時之人，皆知漢之天下已去，而操收之也；是以心服曹氏，而安爲之臣。故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禮樂征伐，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禮樂征伐，自諸侯出。」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蓋天下之情，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，以爲己之享其利也；而不知天下之爭心，皆將嚮然而不平，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，則其失之也愈速。何則？其不平者衆也。故曰：「祿之去公室五世矣；政在大夫四世矣；而三桓之子孫微矣。」嗚呼！公室旣微，則三桓之子孫，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；而終以衰弱而不振，則夫君臣之分可知。

三國論

天下皆怯而獨勇，則勇者勝；皆闇而獨智，則智者勝。勇而遇勇，則勇者不足恃也；智而遇智，則智者不足用也。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，是以天下之難蠱起而難平。蓋嘗聞之：「古者英雄之君，其遇智勇也，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。」悲夫！世之英雄，其處於世，亦有幸耶？漢高祖、唐太宗，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；曹公、孫劉，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。以智攻智，以勇擊勇，此譬如兩虎相搏，齒牙氣力，無以相勝，其勢足以相擾，而不足以相斃，當此之時，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。

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，而執諸侯之柄，咄嗟叱咤，奮其暴怒，西向以逆高祖，其勢飄忽震蕩，如風雨之至，天下之人，以爲遂無漢矣；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，橫塞其衝，徘徊而不得進，其頑鈍椎魯，足以爲笑於天

下而卒能摧折項氏，而待其死，此其故何也？夫人之勇力，用而不已，則必有所耗竭；而其智慮，久而無成，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；彼欲用其所長，以制我於一時，而我閉門而拒之，使之失其所求，逡巡求去而不能去，而項籍固已憊矣。今夫曹公、孫權、劉備，此三人者，皆知以其才相取，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。世之言者曰：「孫不如曹，而劉不如孫。」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，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；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，則亦已惑矣。蓋劉備之才，近似於高祖，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。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，其道有三焉耳：先據勢勝之地，以示天下之形；廣收信、越出奇之將，以自輔其所不逮；有果銳剛猛之氣，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。此三事者，三國之君，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；獨有一劉備近之，而未至其中，猶有翹然自喜之心，欲爲椎魯而不能純，欲爲果銳而不能達；三者交戰於中，而未有所定，是故所爲而不成，所欲而不遂。棄天下而入巴蜀，則非地也；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，而當紛紜征伐之衝，則非將也；不忍忿忿之心，犯其所短，而自將以攻人，則是其氣不足尚也。嗟夫！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，困於呂布，而狼狽於荊州，百敗而其志不折，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；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，天古之英雄，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！

晉論

御天下有道，休之以安，動之以勞，使之安居而能勤，逸處而能憂，其君子周旋揖讓，不失其節，而能耕田射馭，以自致其力，平居習爲勉強，而去其情傲，厲精而日堅，勤勞而日彊，冠冕佩玉之人，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，夫是以天下之事，舉皆無足爲者；而天下之匹夫，亦無以求勝其上。何者？天下之亂，蓋嘗起於上之所憚，而不敢爲；天下之小人，知其上之有所憚，而不敢爲，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。夫其上之所難者，豈罪死傷爭鬪之患？匹夫之所輕，而士大夫之所不忍，以其身試之者耶？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，而我不能應，則無怪乎天下之

至於亂也。

故夫君子之於天下，不見其所畏，求使其所畏之不見，是故事有所不辭，而效若有所不憚。昔者晉室之敗，非天下之無君子也；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，高談揖讓，泊然冲虛，而無慷慨感激之操，大言無當，不適於用，而畏兵革之事，天下之英雄，知其所忌，而竊乘之，是以顛沛隕越，而不能以自存。

且夫劉聰、石勒、王敦、祖約，此其姦詐雄武，亦一世之豪也；譬如山林之人，生於草木之間，大風烈日之所咻，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，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，亦已至矣；而使王衍、王導之倫，清談而當其衝，此譬如千金之家，居於高堂之上，食肉飲酒，不習寒暑之勞，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，而求其成功，此固姦雄之所樂攻，而無難者也。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，而無益於世；雖有盡忠致命之意，而不救於患難，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，而不習天下之屢事，故富而不能勞，貴而不能治。

蓋古之君子，其治天下，爲其甚勞，而不失其高；食其甚美，而不棄其糲；使匹夫小人，不知所以用其勇，而其上不失爲君子。至於後世，爲其甚勞，而不知以自復，而爲秦之彊，食其甚美，而無以自實，而爲晉之敗。夫甚勞者，固非所以爲安；而甚美者，亦非所以自固；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！

七代論

英雄之士，能因天下之勢，而遂成之；天下之勢，未有可以必成者也。而英雄之士，常因其隙，而入於其間，堅忍而不變，是以天下之勢，遂成而不可解。

自晉以下，天下何其紛紛也！彊者不能以相吞，而弱者不能以相服；其德不足以相君臣，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；天下大亂，離而爲南北，北又離而爲東西；其君臣又自相篡取，而爲七代；至於隋而後合，而爲一。蓋其間百

有餘年之中，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，不爲少矣！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，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；豈其百年之間，南無間之足乘，而北無隙之可入哉？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。

七代之際，天下嘗有變矣。宋取之晉，齊取之宋，梁取之齊，陳取之梁，而周齊取之後魏，此五釐者，兵交而不解，內亂而無救，其間非小也。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，蓋其取之者，誠有以待之，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。嗟夫！北方之人，其力不足以并南，而南方之勢，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。則七代之際，天下將不可合耶？嘗試論之：姚泓、宋武之際，天下將合之際也。姚興既死，而秦地大亂，武帝舉江南之兵，長驅以攻秦，兵不勞而關中定。此天下之一時也。及夫劉穆之死，關中未安，席不及煖，兵不及息，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，留犛子孱將以抗四方彊悍之虜，則天下之勢已遂去矣。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也，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。

且夫孫權、曹操之事，足以見矣。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，力有所未足也；而孫權終莫肯求建於中國，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之大亂，然後奮而乘其弊，而非以爲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。

嗟夫！使武帝既入關，因而居之，以鎮撫其人民，南漕江淮之資，西引巴漢之粟，而內因關中之盛，厲兵秣馬，以問四方之罪戾，當此之時，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。而何江南之足以蒂芥夫吾心哉？然而其事則不可以不察也。其心將有所取乎晉，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，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。

孔子曰：「無欲速，無見小利，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」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，而不願以求移其君，而遂失之者，宋武之罪也。

隋論

人之於物，聽其自附，而信其自去，則人重而物輕；人重而物輕，則物之附人也堅。物之所以去人，分裂四出

而不可禁者，物重而人輕也。古之聖人，其取天下，非其驅而來之也；其守天下，非其劫而留之也。使天下自附，不得已而爲之長，吾不役天下之利，而天下自至。夫是以去就之權，在君而不在民，是之謂人重而物輕。

且夫吾之於人，已求而得之，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；已守而固之，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。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，而不可與守天下；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。何者？非有大度之人，則常恐天下之去我，而以術留天下，以術留天下，而天下始去之矣。

昔者三代之君，享國長遠，後世莫能及；然而亡國之暴，未有如秦隋之速。二世而亡者也。夫秦隋之亡，其弊果安在哉？自周失其政，諸侯用事，而秦獨得山西之地，不過千里，韓魏壓其衝，楚脅其肩，燕趙伺其北，而齊掉其東，秦人被甲持兵，七世而不得解，寸攘尺取，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。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，而以爲不急持之，則後世且復割裂，以爲敵國。是以銷名城，殺豪傑，鑄鋒鏑，以絕天下之望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，其密如此。然而海內愁苦無聊，莫有不忍去之意，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，長呼起兵，而山澤皆應。由此觀之，豈非其重失天下，而防之太過之弊歟？今夫隋文之世，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，而重失其定也；蓋自東晉以來，劉聰、石勒、慕容垂、苻堅、姚興、赫連之徒，紛紛而起者，不可勝數。至於元氏，并吞滅略，略已盡矣，而南方未服。元氏自分而爲周、齊、周、并、齊，而授之隋，隋文取梁、滅陳，而後天下爲一。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，是以既得天下之衆，而恐其失之，享天下之樂，而懼其不久，立於萬民之上，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，以爲舉世之人，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，制爲嚴法峻令，以杜天下之變。謀臣舊將，誅滅略盡，而獨死於楊素之手，以及於大故，終於煬帝之際，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。由此觀之，則夫隋之所以亡者，無以異於秦也。

悲夫！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，天下之所爲去就者，莫不在我，故其視失天下甚輕。夫惟視失天下甚輕，是故其心舒緩，而其爲政也寬，寬者生於無憂，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。

昔嘗聞之：「周之興，太王避狄於岐，幽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，累累而不絕，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。」及觀秦隋，唯不忍失之，而至於亡，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，乃其所以際取天下者也。

唐論

天下之變，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；故內重則爲內憂，外重則爲外患。古者聚兵京師，外無強臣，天下之事皆制於內，當此之時，謂之內重。內重之弊，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，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，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。故夫天下之重，不可使專在內也。古者諸侯，大國或數百里，兵足以戰，食足以守，而其權足以生殺，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。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，而內患不作，當此之時，謂之外重。外重之弊，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，由此觀之，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，而亦不可使在外也。

自周之衰，齊晉秦楚，縣地千里，內不勝於其外，以至於滅亡而不救。秦人患其外之已重，而至於此也；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，夷滅其城池，殺戮其豪傑，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。然至於二世之時，陳勝吳廣大呼起兵，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，無敢誰何。趙高擅權於內，頤指如意，雖李斯爲相，備五刑而死於道路，其子李由守三川，擁山河之固，而不敢校也。此二患者，皆始於外之不足，而無有以制之也。

至於漢興，懲秦孤立之弊，乃大封侯王，而高帝之世，反者九起，其遺孽餘烈，至於文景而爲淮南、濟北、吳楚之亂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，以懲大國之禍，而其後百年之間，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，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，乃益侵削諸侯，四方微弱，不復爲亂，而朝廷之權臣、山林之匹夫，常爲天下之大患。此數君者，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，皆有以自取其亂，而莫之或知也。

夫天下之重在內，則爲內憂，在外則爲外患，而秦漢之間，不求其勢之本末，而更相懲戒，以就一偏之利，故

其禍循環無窮，而不可解也。且夫天子之於天下，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；得天下而謹守之，不忍以分於人，此匹夫之所謂智也，而不知其無成者，未始不自不分始。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，非外之有權臣，則不足以鎮之也；而後世之君，乃欲去其爪牙，翦其股肱，而責其成功，亦已過矣！

夫天下之勢，內無重，則無以威外之強臣；外無重，則無以服內之大臣，而絕姦民之心。此二者，其勢相持而後成，而不可一輕者也。昔唐太宗既平天下，分四方之地，盡以公邊爲節度府，而范陽朔方之軍，皆帶甲十萬，上足以制夷狄之難，下足以備匹夫之亂，內足以禁大臣之變，而將帥之臣，常不至於叛者，內有重兵之勢，以預制之也。

貞觀之際，天下之兵，八百餘府，而在關中者五百，舉天下之衆，而後能當關中之半，然而朝廷之臣，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，外有節度之權，以破其心也。故外之節度，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；口口置從命，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，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，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。內之府兵，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，而左右謹慎，莫敢爲不義之行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，下無誅絕之禍。蓋周之諸侯，內無府兵之威，故陷於逆亂，而不能以自止；秦之關中，外無節度之援，故脅於大臣，而不能以自立。有周秦之利，而無周秦之害，形格勢禁，內之不敢爲變，而外之不敢爲亂，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。而天下之士，不究利害之本末，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，計之得失，徒見開元之後，強兵悍將，皆爲天下之大患，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。

夫論天下，論其勝敗之形，以定其法制之得失，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。

蓋天寶之際，府兵四出，萃於范陽，而德宗之世，禁兵皆戍趙魏，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，而莫之能禁，一亂塗地，終於昭宗，而天下卒無寧歲。內之強臣，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，而卒不能制唐之命，誅王涯，殺賈餗，自以爲威震四方，然劉從諫爲之一言，而震懼自斂，不敢復肆。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，以誅宦官，去天下之

監軍，而無一人敢與抗者。由此觀之，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，而外重之弊，起於府兵之在外，非所謂制之失，而後世之不用也。

卷三 進論四首

五代論

昔者，商周之興，始於稷禹，而至於湯武，凡數百年之間，而後得志於天下，其成功甚難，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。然桀紂既滅，收天下，朝諸侯，自處於天子之尊，而下無不服之志，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，蓋其用力亦甚易，而無勞也。至於秦漢之際，其英雄豪傑之士，逐天下之利，惟恐不及，而開天下之釁，惟恐其後之也，奮臂於大澤，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，轉戰終日，而辟地千里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。然天下已定，君臣之分既明，分裂海內以王諸將，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，而數歲之間，功臣大國反者如蠅毛而起，是何其取之之易，而守之之難也？

若夫五代干戈之際，其事雖不足道，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，鞭笞海內，戰勝攻取，而自梁以來，不及百年，天下五禪，遠者不過數十年，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，此亦甚可怪也。蓋嘗聞之梁之亡，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，虐用其民，而天下叛周之亡，適遭聖人之興，而不能以自立，此二者，君子之所不疑於其間也。而後唐之莊宗明宗，與晉漢之高祖，皆以英武特異之姿，據天下大半之地，及其子孫材力智勇，亦皆有以過人者，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，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。蓋唐漢之亂，始於功臣，而晉之亂，始於戎狄，皆其以易取天下之過也。莊宗之亂，晉高祖以兵趨夷門，而後天下定於明宗；後唐之亡，匈奴破張達之兵，而後天下定於晉；匈奴之禍，周高祖發南征之議，而後天下定於漢。故唐滅於晉，晉亂於匈奴，而漢亡於周，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，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，以要天子，聽之則不可以久安，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，動一功臣，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。故唐晉高祖

之權而亡；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，誅楊、郅、史、璿而周人不服，以及於禍。彼其初無功臣，無匈奴則不興，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。

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，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，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，此非以爲苟仁而已矣。誠以爲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，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，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，無所不爲也；無所不爲而就天下，天下既安而不之改，則非長久之計也。改之而不顧，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。

昔者晉獻公既沒，公子重耳在翟，里克殺奚齊、卓子而召重耳，重耳不敢入。秦伯使公子絳往弔，且告以晉國之亂，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，再拜而辭，亦不敢當也。至於夷吾聞召而起，以汾陽之田百萬畝，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畝，而奉秦以河外、列城五，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路，殺里克、丕鄭而發兵以絕秦，兵敗身虜，不復其國。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，大臣援之於內，而秦楚推之於外，既反而霸於諸侯，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，無賂於內外，而其勢可以自入，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。

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，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，降子嬰，當此之時，功冠諸侯，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，此皆沛公之所自爲，而諸將不與也。然至追項籍於固陵，兵敗而諸侯不至，乃捐數千里之地，以與韓、信、彭越，而此兩人卒負其功，背叛而不可制。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，僥倖於一時之利，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，此所謂不及遠也。

周公論

伊尹既立，太甲不明，而放諸桐，天下不以爲不義。武王既沒，成王立，周公攝天子之位，朝諸侯於明堂，而召公不說，管叔、蔡叔咸叛，周室幾至於不救。二者，此其故何也？太甲既立矣，而不足以治天下，周公、伊尹猶有以辭

於後世也。蓋周公之事，其迹無以異於伊尹；而天下之人，舉皆疑而不信，此無足怪也。何者？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，而周公攝，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，而彊攝焉，以爲之上也。且夫伊尹之攝，其事則有所不得已而然爾。太甲雖廢，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，以召天下之亂，故寧以已攝焉，而待夫太甲之悔，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。今夫周公之際，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，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，而周公爲之佐，以成王之名號於天下，而輔之以周公，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。而周公不居，則夫天下之謗，周公之所自取也。

然愚以爲不然，挾天子以令天下，此諸葛孔明之事耳。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？蓋夫人臣，惟無執天子之權，入臣而執天子之權，則必有忠於其心，而後可以自免於難。何者？人臣而用天子之事，此天子之所忌也。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之所忌，而下爲左右之大臣，從而媒孽其短，此古之忠臣，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，而世之奸雄之士，所以動其無君之心，而不顧者也。使成王用事於天下，而周公制其子奪之柄，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，而管蔡之徒，乘其隙而間之，以至於亂也。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，而不得制天下之政，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志，報然其有不安之心也。是以寧取而攝之，使成王無與乎其間，以破天下讒慝之謀，而絕其爭權之心，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，而天下不搖，使其當時立於羣臣之間，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，則愚恐周公之禍，非居東之所能免，而管蔡得志於天下，成王將遂不立也。嗚呼！其思之遠哉。

老聃論上

善與人言者，因其人之言而爲之言，則天下之爲辯者服矣。與其里人言，而曰：「吾父以爲不然。」則誰肯信？以爲爾父之是，是故不若與之論其曲直，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。故夫天下之所爲多言，以排夫異端，而終以不明者，唯不務其是非利害，而以父屈人也。夫聖人之所爲尊於天下，爲其知夫理之所在也，而周公